

郭大力編譯

恩格斯傳



行發社版出書讀

卡爾馬克思

(S)版初月八年九十二
(S)版再月五年六十三

原著者	Engels 等
繙譯者	何封等
發行人	黃洛峯
發行者	上海四川北路北仁智里一五五號 讀書出版社
分發行所	重慶民生路七三號 各地聯營書店

基本定價每冊國幣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1500)

序

這是一個思想家的傳記。在寫這本傳記時，我所根據的，是柏林大學社會民主黨史教授古斯達夫·梅爾(Gustav Mayer)所著的『Friedrich Engels: A Biography』。原著是一九三六年在倫敦出版的。

我在一九三八年第一次見到這個原本，因為友人鄭易里在上海書店裏買到了這唯一的一冊，並願意贈送給我。他贈我時，問我有沒有意思和時間把它譯成中文。

次年我在故鄉第一次把它譯成了中文，但不幸，譯稿寄上海，意外遭了損失。再過一年，我到了廣東。我決心把它再譯一遍。但後來我決定回故鄉時，友人張栗原看見這一包譯稿，勸我不要攜在身邊。這第二次的譯稿，才留在栗原家中。不料我同他別後一個月，他就作了古人了。那包譯稿就和他的遺族一同遇了艱苦的命運。

這一個草稿，算來已經是第三次了。我不惜再三重新動筆，是因為這位思想家的生活，太使人敬愛了。他的勇敢，他的熱情，他的謙虛，實在使人神往。同一工作的反復，所以不致令人厭倦，主要就是爲了這點。

可是，我這一回不能再是直譯了。原著者在原本的序言上，有這樣的話：『二年前，我曾由海牙的馬丁尼諾夫書店，用德文出版了一個「恩格斯傳」，書分二冊。在這個傳記裏，朋友們的未曾發的遺稿，第一次有了刊行的可能。這個新傳記，是我特別爲英語的世界寫的，所以我特別注意了恩格斯大半生住在英國的事實。』從這幾句話看去，這所謂「新傳記」，原不過是一個更大的傳記的縮編本改編本。現在，我與其第三次翻譯這個縮編本改編本，自不如等待將來，有機會再翻譯那個更完全的傳記了。

還有，直譯的書是比較不易讀書。在一個不懂外國語的人看來，直譯的書還往往成爲難解的。經典的著作，固不許譯者自由，但像這裏的著作，我是覺得，如果文字能夠平易一點，那一定可以便利讀者。就這一方面說，我原假定，我的讀者有一部分是不識外國文字的。

最後，我必須聲明，我除了決意要刪去那些足以使文字顯得累贅晦澀的文字，還發

覺了，原著後半，尤其是關於第一次大戰前夜的情形的敘述，完全是採取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立場。我覺得，不酌量刪改，是容易引起錯誤的。

這樣，這個草稿就已經不是單純的譯稿了。

郭大力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目次

一 家族和幼年·····	一
二 練習生和少年著作家·····	五
三 青年德意志運動和少年黑格爾派·····	九
四 在柏林·····	一六
五 第一次在英國·····	二一
六 和馬克思的友誼·····	三一
七 回到巴門·····	三六
八 在布魯瑟·····	四一
九 在巴黎·····	四七
一〇 黨的形成·····	五一
一一 「新萊茵新聞」·····	五六
一二 德國革命·····	六二

一三	在倫敦·····	七四
一四	在孟徹斯德·····	八〇
一五	軍事研究家·····	九〇
一六	工廠主·····	一〇三
一七	德國的內政·····	一一五
一八	再成爲自由人·····	一二五
一九	國際的分裂·····	一三五
二〇	社會民主黨的統一·····	一四三
二一	社會主義取締法·····	一五二
二二	俾斯麥與社會主義運動·····	一六一
二三	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	一六八
二四	第一次歐戰前夜的情形·····	一八六
二五	晚年·····	二〇一
二六	終·····	二〇八

一 家族和幼年

德意志的工業，最早是在萊茵河一帶發展的。巴門（Barmen），德意志紡織業的中心，曾有「德意志的孟徹斯德」的稱呼。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實況，在十八世紀初年，已經在那些工業化的區域出現了。工廠的工作狀況，是十分悲慘的。真如我們這裏要講的這位思想家說的，在工廠的低的樑下，工人們「與其說在呼吸氧氣，甯說是在呼吸煙煤和塵灰。」兒童從六歲起，就被囚禁在工廠裏，成為『犧牲品』。就在這時代，這地方，這情形下，我們一位大思想家腓特烈·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生長了。

恩格斯的家世，可以在吳培達爾（Wuppertal）遠溯至十六世紀末葉。他的祖先，似乎曾經是小農業者。那時，那裏的紡紗工業已經相當地繁榮了。家族世營的職業——紡織業——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但成為開業之祖，為家族奠定未來繁榮基礎的，是腓特

烈的曾祖父，而在十八世紀末葉，在他祖父約翰·加斯巴(Johann Caspar)手裏，大繁榮起來。

約翰·加斯巴去世後，他的營業留給他的三個兒子。他們的意見不能和洽，才以抽籤法，決定這個營業應由誰去繼承。腓特烈的父親失敗了。他離開了老店，和姓歐門(Ermen)的兩兄弟，新設了一個棉工廠。工廠先是在一八三七年設立於孟徹斯德，後又於一八四一年設立於巴門和恩格斯克郡(Engelskirchen)。那時，德國紡織業雖然已經很繁榮，但生產技術還很幼稚。不管怎樣困難，他還是設法在他的德國工廠內，採用種種最上等的英國機器。

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腓特烈·恩格斯誕生在他的故鄉——巴門。他父親還只二十四歲，母親還只二十三歲。母親愛麗絲(Elise)是一個有敏感而富有想像力的女人。她喜歡笑，就在年紀已經很高的時候，也還有時笑出淚來。父親是一個嚴格的信徒，他信聖經每一個字都是神授的。他雖然時常到英國去，不致抱過於墨守的成見，但家族的傳統，迫使他不得不嚴守正統派的信仰。

關於腓特烈·恩格斯的童年，留下的報告是不多的。他是八兄弟姊妹中最長的一個

。家庭的記錄，很看重如下的事實：他的仁慈的天性，很早就表示了。他常常把他的少許積蓄，全數施捨給貧民。他在巴門上小學，一直到十四歲，才轉到易爾柏(Eilberfeld)高等學校去。那個學校，曾被推稱為普魯士最好的學校之一。在那裏，腓特烈未來的生活，由他父親寫給他母親的一封信，暗示出來了。父親信上說，『腓特烈帶回上星期的報告。你知道，他的態度已經改良了。但不管過去有怎樣嚴重的責罰，他還是不知道順從，打也不怕。今天我非常煩躁，因為我在他抽屜裏發現了一本舊書，從一個圖書館借來的，是一個十三世紀人的小說。上帝保佑這個孩子的心能，這個孩子雖然在別的方面極有希望，但我對於他，總是担着心啊！』

父親對於兒子的前途，懷着滿腔隱憂的豫覺。他知道，這個能幹的孩子的秉賦，和這個有秩序的保守的虔敬的家族的習慣，是衝突的。但背叛的兒子，最初並沒有想要越出基督教的範圍，去尋求精神需要的滿足。基督教的理想，在巴門把他包圍着；他自己的精神需要，還在半醒狀態中。一八三七年他行堅信禮時，還懇切希望在家族的傳統信仰中，尋求所盼望的『安靜的宗教樂趣』。堅信禮給與他的生活格言是：『忘記那在後面的東西，求取那在前面的，我要努力前進，實現上帝加在基督耶穌身上的高貴的使命』

。』這一個格言、無意的，爲他後來的生活，指示了一個方向。

不過，這只是一個空空洞洞的指示。決定他後來生活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周圍的工人階級的情形。每天，這個小孩上學校去，總要走過工廠的旁邊。他看到工人生活的困苦與墮落，是不能以旁觀者自居的。他自己是一個工廠主的兒子，但他懷疑工廠主的良心。他覺得，『雖然每個星期日要到教堂去兩回』，但一個製造家，即便抱敬虔派的信仰，也不會爲救一個孩子下地獄去。

所以，從童年起，恩格斯就認識了工廠制度的真性質。而資本主義初期工廠制度的黑暗面，也註定了要由他提出第一幅完全的畫圖。

二 練習生和少年著作家

據恩格斯家族傳下來的報告，恩格斯本來想學法律。他的志向後來改變了；改變的理由，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據一種說明，是父親反對腓特烈上大學，而要他去經商，雖然他自己無意於此。依別一種說明，是腓特烈自己放棄了學法律的念頭，因為他有了自由的見解，不願在普魯士做官。腓特烈在學校裏，差一年沒有畢業，就退學了。在退學報告上，校長寫道，『他以前雖有升大學的計劃』，但現在『他相信他自己當可經商，把這當作外部的事業。』

在十七歲時，恩格斯曾經認他的內部的事業，實在的事業，是文學。但家族的傳統和父親的堅決反對，使這種志願沒有實現的可能。最初，恩格斯好像是在父親店裏受營業上的訓練。對於這件事，父親曾經為長期的考慮。結果，他被遣到布勒門（Bremen）

去了。在那裏，宗教的空氣是和在他的故鄉一樣嚴厲。他住在托里維倫拿士牧師 (Pastor Treviranus) 家裏，而在康梭·魯卜爾特 (The Consul Leupold) 的出口部，做一個不支薪水的練習生。這樣的環境，正是父親所欲選擇的。

由腓特烈寫給他妹妹瑪利和舊學友的信札，可以知道他在布勒門的生活的一斑。在事務所裏，他的工作不怎樣繁重。經理先生一出去，練習生的辦公桌上，就可以看見啤酒瓶和雪茄煙，甚至可以看見一卷詩，一封未寫完的信。飯後，腓特烈照例有一點鐘休息的時間；他把一張吊床，搬到貨棧的最高一層樓上，可以在那裏午睡一會。一有空閒的時間，他是喜歡運動的。對於舞劍，他特別感到興致。星期日，他常騎馬，在布勒門周圍的鄉村馳騁。他喜歡游泳。布勒門是音樂著名的；他參加了當地的音樂會，還會編撰樂譜。他參加了當地的友誼協會，那是當地青年商人的集會處。在那裏，有各國的報紙，他可從那裏學習語言。他寫給他妹妹瑪利的信中，有時會用一些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荷蘭語，法語，英語；他曾笑說他能用二十五種不同的語言講話。

他是十八歲了。在新的生活環境內，空氣是和在家鄉一樣富有宗教的嚴肅和敬虔心，但一離開父親的束縛，他就開始去整理那正在形成中的新見解了。許多的印象，留在

他心中，要他去整理。他開始寫一點雜感之類的文章，送到報紙和雜誌去，居然常常有發表的機會。當然，他這時清算的對象，就是在他幼年壓迫着他的宗教精神了。

一八三九年，他在「德意志電訊」(Telegraf für Deutschland) 三月號四月號，大發了一番反對那種宗教精神的言論。這個雜誌，是由著名青年德意志派作家庫茲考(Gutzkow)編輯的。恩格斯當時是用腓特烈·奧斯渥(Friederich Oswald)這個假名。他在這個雜誌上發表的吳培達爾通訊，曾在易爾柏和巴門引起許多人注意。誰也不會猜到作者是一個製造家的兒子，並且這位製造家還是一位這樣可敬的基督教信徒。

在家裏，他不能有機會閱讀當代各著作家的著作。一到布勒門，他就開始做他在家裏不能夠做的事情了。他自由地從那些著作吸收新的印象。不久，他的批判力，也覺醒了。遇着一個叫他注意的新作家，他就要尋出他的先驅者：最小的指示，也會引起他的敏捷的賞鑑。這樣，他發現了兩個人，在以後數年間，成為他的老師。由庫茲考，他知道了庫茲考的老師白爾尼(Borne)；由斯托勞斯(Strauss)，他受到了黑格爾(Hegel)的影響。他越是理解斯托勞斯的「耶穌傳」，他關於聖經神授這件事所抱的信念，就越搖搖。他知道在聖經製作上人和神是一樣參加時，他心頭就疑團重重了。斯托勞斯告

訴他，聖經中的明明白白的矛盾，使聖經逐字神授的假設，沒有支持的可能。他以前對於宗教的嚴格傳統，原只有一種下意識的厭惡心理；現在，他覺得，他必須在神學上有一個堅固的立足點，來參加德國神學上哲學上的論戰了。他知道，在神學上，只有斯托勞斯和黑格爾左派，能夠引導他到他欲走的確實的路上去。

三 青年德意志運動和青年黑格爾派

宗教的鬥爭，不久就演成了思想上和哲學上的鬥爭。法國革命的教訓，使統治着全國的保守主義者，知道對於權威的反叛，無論是社會的、政治的，還是宗教的，結果都會影響全國威權的每一個掌握者。維也納會議算把歐洲的舊秩序重行確立了，但一八一五年以後，革命與保守的勢力，又處在對立的地位了。革命勢力的兇猛，使統治者驚愕而且駭怕。保守主義的安全，不許再冒第二次的危險了。因此，保守主義的第一個條文，是一切現存的威權是絕對互相依存的。教會與國家締結了不可搖撼的同盟。爲了維持世界的秩序，地上須有一個絕對的君主，天上必須有一個萬能的統治。嚴格的宗教正統，絕對的君主政治，和貴族，是由共同的利益聯成一氣了。因此，要反對他們中的一個，便必然要反對他們的全體；並且，要反對他們，還必須反對他們的哲學——浪漫主義

的哲學。

歌德 (Goethe) 和黑格爾死後數十年間，德意志人的志趣，最活躍地爲哲學問題宗教問題佔據着。在這當中，也時時有社會問題出現，但政治上的公開主張，還是不可能的。報紙不許發表政治論文；政治的集會結社，在禁止之列。政府對於自由主義的要求，是採壓制手段。可是，壓制手段反而使青年自由主義激烈地走向急進主義。政黨沒有成立的可能，但青年的行動要求，沒有某種行動的組織是不行的。當然，這種組織只有在文學上和哲學上才可能。

在當時，文學方面的組織有青年德意志，哲學方面的組織有青年黑格爾派。這兩種運動，恩格斯都參加了。

最初吸引他的，是文學的青年德意志運動。他曾把這個運動叫做「現代文學的女皇」。它的通俗的文體，和他在家裏看慣的過分虔敬生活，成一個尖銳的對照。正如恩格斯所贊美的一樣，這個運動主張了下一代人的權利。不過，他雖然很驕傲地站在青年德意志派作者中間，他還是覺得，他的精神的實在需要，必須到別一個地方去滿足，自他的興趣轉向公衆生活以來，他就渴望有一個真正的同志，指導他從現代生活的迷宮走出